

· 文 王 ·

我幹送報生

許多同學都利用空閒去幹家教，這使我也有了想找工作的念頭。人總不能永遠靠父母，遲早都要自立的。

我去工作主要是想獲得些經驗，因此選了一個接觸面較廣的職業——送報生。我不便自稱為「報僮」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已經相當「成熟」了，人在不大不小時自己總會這麼覺得。

母親對於我的想法就表示反對，認為我應該專心唸書，若費時去兼差，是捨本逐末。父親却認為我去工作也好，既已長大，就該學習如何站立在自己的雙腳上。父親又怕我早上爬不起來，特別送給我一個精美的鬧鐘，作為我的利器，並且意味著要有始（時）有終（鐘）。

出去送報的第一天，當鬧鐘大發威力的時候才清晨四點半，窗外仍是一片黑暗。在寒風中母親為我開了大門，送我上工，始業儀式非常隆重。

我由曾經同窗的先進同業把我引進市場去見習；學著買報紙如何排隊等候，然後在公共汽車候車亭裏把報紙套疊起來。各種報紙買全了以後，開始去送。我的送報工作可以算是份「自由職業」，自己找訂戶，每份賺三成。第一位訂戶是母親。她把家裏訂的一份報紙停掉了，由我到火車站前買一份打了七折的回家。最初的幾星期，我的訂戶上升率幾乎是條水平直線。每次買報時，報販子都以為我是討小便宜的顧客，買幾份自己看的，因此嚷著說不零賣！等到看見是我，才說：「你怎麼還是這幾份報？要多找些訂戶才够吃飯啊！」的確，我那時候每天所賺的錢，只够吃幾個麵包。要停掉這份工作罷，想想大部份的訂戶

都是特地停掉原來所訂的報紙來為我捧場的，若半途而廢，真愧對那些訂戶，也無顏去見父親所送我的鬧鐘。

這樣送了半年多的報紙。在這半年中，我的報份最高紀錄是四十五份，乃是送報同業中最大的貧戶。這期間，我會因頻頻考試，連續十多天，每天只睡五個多小時，但靠著清晨十分鐘的倒立，精神倒也很充沛。這比起我在年前赴菲，與來自二十多國的重軍代表們共同生活，到處參觀遊覽，連續三個星期平均每天五個半小時睡眠的紀錄，雖不算太過分，亦很可觀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為工作而「艱苦奮鬥」，至今回想起來，不覺欣然。

在送報這段時間中，我也曾因把報紙扔到人家的屋頂上，使訂戶找不着報紙，而在門上貼出「哀的美敦書」，而貼的人又正好是我數學老師的夫人。我也曾因人為故障，鬧鐘失靈，送遲了報紙，面謁了等候在門口，怒目而視的訂戶先生。也會在大雨中送完了保護得十分乾淨的報紙，而自己却濕淋淋地到學校去上課。也會在收報費時恭聆訂戶的訓話，因為我多次將報紙甩在他家院子中的污水裏，而未投在信箱中。

這些用勞力換來的經驗，讓我感到賺錢、工作和責任之間的關係。我最初送報的動機是想學些經驗，賺點錢，然而到手的，不僅是一項工作，一個賺錢的機會，而更是对訂戶們的責任。

然而至今仍覺得有一點遺憾，那就是先進同業們一面騎車，一面把報紙疊成一個小捲，凹一下，左右開弓，扔向訂戶的庭院中，無遠弗屆，毫無偏差，那種精確美妙的手藝我始終學不來。我想到底我不是塊送報的料子罷。